

人到中年,同学、朋友聚会时,常常听到这样的话:命里有时终须有,命里无时莫强求。我们少时那些充满理想的誓言似乎已经远去,追求梦想光芒的眼神也似乎不再清澈。但是,如果我们不曾努力过,又有什么资格说这都是命运的安排呢?

■刘斌

## 关掉命运论

从我们上学和工作开始,就在不断地做出各种选择:选择一份工作,面对激烈的竞争,如果落败了,有人会分析原因迎接下一次面试,而有的人会不服气地抱怨:“冥冥中自有安排。”但是否想过,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?不要说成功的人本来就是强者,我们更应该看到成功的人背后做了很多功课和努力。命运是由不屈者撬动的,是金子总会发光,这是我们对待生活应有的态度。我们不能只看到成功者拥抱着鲜花和掌声,我们也应该去想,成功者背后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努力。

以前的我特别会给自己找

理由:事情做不好,怪事情太难;找不到知心朋友,怪人际圈太复杂;找不到女朋友,怪现在的女生太现实。后来我被一位长辈批评“只看到了困难,却忽视了自己的不作为”,之后我终于领悟:凡事要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,没有用心去拼搏、没有用力去奔跑就不要说命运不公,只有否定自己、再逼迫自己不断努力才能走向光明。

关掉命运论,“临渊羡鱼,不如退而结网。”与其羡慕和抱怨,不如努力推开命运的大门,自己来左右自己的幸福;关掉命运论,保持向上的勇气和对生活的自信,那些渴望拥有的东西,就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;关掉命运论,如果拼尽全力却仍然失去,那就坦然地失去,即便失去也没有任何遗憾,我们仍然可以骄傲地说:“这真的不属于我,我尽力了。”

（缺角亭）



舞起来

何根法 摄

## 鹤鸣槎溪

HE MING CHA XI

■张行刚

## 陆廷灿陶圃艺菊漫谈

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,夕餐秋菊之落英”,自从屈子在《离骚》中歌颂菊花超逸绝尘的高洁品格,历代文人墨客对菊花的推崇吟咏弦续不绝。东晋陶潜弃官隐居东篱,清秋佳日高吟“芳菊开林耀,青松冠岩列”、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,菊花因此成为周敦颐笔下“隐逸者”的象征。时至唐宋,菊花既是杜甫所歌“寒花开已尽,菊蕊独盈枝”中的傲寒者,又是宋末郑思肖“宁可枝头抱香死,何曾吹落北风中”的不屈者。明清时,文人名士对菊花的欣赏更炙,且已远不能满足于蜻蜓点水的歌咏赞赏,许多士人锄犂在手,沉湎于艺菊之乐。因此,明清两代,菊花谱录多达五十余部,而嘉定南翔陆廷灿所编《艺菊志》便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《艺菊志》卷分六类,广征博采,既穷搜前代文献中诸多与菊花相关诗文名目,又间有菊花艺植灌溉之法,后附其世钜公名士的歌咏诗文,故在明清植物谱录中颇为后人赞赏,且入选四库全书存目。《艺菊志》这部名著的完成与其著者陆廷灿的艺菊活动紧密相关。

陆廷灿,字扶照(一字秩昭),号幔亭,清代南翔人,著有《续茶经》《南村随笔》等书,又曾刊印《嘉定四先生集》《王常宗集》等嘉定先贤名著,故在嘉定文化史上别有地位。陆廷灿家族世居南翔,其父陆培远乐善好施,为乡邑名士。陆培远曾在槎溪(南翔古称槎溪)之上构筑私园“陶圃”,陶圃傍邻嘉定四先生之一李流芳的别业——檀园,园中名花异卉琳琅满目,“列植交阴,与台榭岩石相上下”。

在众多奇花异植中,陆廷灿独爱艺菊。他在陶圃中辟地数亩,寻觅众多菊花奇种,种植吟赏。对于菊花的种植,陆廷灿极用心力,他与园丁一起尽力培护,根据菊花的物性特征逐日护养。亲历菊花根茎萌发、护芽、分种、培壅、灌溉等诸种植环节,且在菊花周围插竹辅助,编芦席上盖,使得菊花不受酷烈日风的侵袭。又时常剪除腐枝败叶,使得菊花呈现出枝叶繁盛分披的状貌。最终,经陆廷灿培植的菊花裹露含英,经霜散彩,颇有傲然之色,也让陶圃名动一时。

清初时,文人雅士爱菊者颇多,江南种菊已有规模,嘉定更是其中的佼佼者。其时,嘉定名士张云章曾说“吾邑之艺植(菊花)者尤多,二三十年之间,变态百出,种愈奇者开弥晚,自重九以达于长至,其妍耀常不绝,以

此嚆城之菊于东南尤为冠绝”。而陆廷灿槎溪陶圃之菊更是雄于嘉定。其时,张云章对陆廷灿陶圃艺菊评价道“菊之盛推东南而莫如吾嚆,今陆子圃中之菊又冠于嚆”。由此可知,当时陆廷灿槎溪艺菊是何其壮盛!陆廷灿一面陶圃艺菊,一面读书其中,娱兴啸歌,对花酬酢,颇具风雅!

论起陶圃艺菊的初衷,陆廷灿却并非为一己志趣,在其与师友的交谈中可知艺菊主要为了“奉亲”。菊花盛开于草木遍枯之时,历来是长寿的象征:汉朝《神农本草经》中记载:“菊花久服能轻身延年”,晋人傅玄曾赋称菊花“服之者长寿,食之者通神”,郭景纯曾赞称菊花“仙客薄采,何忧华发”,陶渊明诗中曾言菊花“可制颓龄”。因此,菊花又被雅称为“延寿客”。陆廷灿陶圃艺菊的初衷即在于此,那便是希望其父亲陆培远能在陶圃中娛心悦耳,增寿于无极。在钱塘文士王复礼所作的《艺菊志》序中曾说道:“陆君不徒为一己之玩,以娱亲,供色笑,进霞觞,制颓龄延寿客,其孝思足异也!”陆廷灿以菊尽孝之心可见一斑。

清康熙五十七年(1718年)菊月(九月),时任崇安邑令的陆廷灿完成了穷采博纂而成的《艺菊志》。《艺菊志》的编纂有其缘起,陆廷灿曾向清初画坛巨匠王翬(号石谷子)求画,请其为陶圃艺菊纵笔泼墨,王翬欣然应允,作《槎溪艺菊图》。当时,王翬为画坛执牛耳者,得《槎溪艺菊图》后陆廷灿十分珍爱,于是广邀天下文士名流为之题咏。一时间,文坛巨子歌咏槎溪艺菊的诗文纷然而至。

南派诗词宗主朱彝尊题诗两首:

其一

南阳菊水最延龄,  
偏种陶公柳下庭。  
日永山斋无俗事,  
更耽墨史谱茶经。

其二

嚆城花石爱堆柴,  
定武红瓷尺半宽。  
争似王郎写横幅,  
满篱秋色恣君看。

“后雪苑六子”之一、主盟东南文坛的宋荦题诗道:

竹柏周遭映四邻,  
桃源只在柴桑里。  
茅堂潇洒葛天民,  
却笑时人浪问津。

此外,另有一百二十余位文士名家题颂诗文两百余篇(首),堪称文学盛会。陆廷灿又融合其

先年在历代文献中钩沉而成的菊事,汇合编纂而成《艺菊志》。文坛巨子和画坛巨匠的参与让陆廷灿槎溪陶圃艺菊成为一时雅事,众多的目光聚焦于槎溪和陶圃。清吴县人许兆熊在《东籬中正序》中曾说:“国初陆秩昭种菊槎溪,王石谷为绘图以传。秩昭因着《艺菊志》,并题词刻之,可谓盛矣”,足见当时盛景。

王翬为陆廷灿作《槎溪艺菊图》已属难得,同样令人感觉难得的是,同为画坛“清初六家”的另一位清初名家吴历,也曾为陆廷灿艺菊作《陶圃松菊图》。吴历,字渔山,号墨井道人,为清初书画名家。康熙年间,吴历入天主教,曾在嘉定城、娄塘等地传教,今天娄塘天主堂就由吴历主持修建,娄塘别称“桃溪”,吴历亦曾自号“桃溪居士”。陆廷灿对吴历的才艺颇为欣赏,曾在《南村随笔》中称吴历“不独善画,其于诗尤工,思清格老”。康熙年间,吴历常在嘉定活动,故陶圃建成后,陆廷灿曾邀请吴历前往游赏,并请其为陶圃作画。吴历为人雅傲,人品高逸,不慕权贵,“贵官大贾求其寸楮尺幅莫能致也”。但他却欣然应允陆廷灿的邀请,运笔数月,为其创作了大幅山水——《陶圃松菊图》。

《陶圃松菊图》创作于康熙四十三年(1704)年,尺幅巨大,纵216.7厘米,横100厘米。画中重峦叠嶂,气迈雄浑,整体画风沉郁深醇,是吴历晚年力作。同时,吴历在画上题诗道:

漫拟山樵晚兴好,  
菊松陶圃写秋华。  
研朱细点成霜叶,  
绝胜春林二月花。

诗中“漫拟山樵”指构图和运墨摹仿元末山水大家王蒙(号“黄鹤山樵”),整诗超逸脱凡,颇有趣意。诗后接题识:

陶圃先生长君扶照索写叔明几四载,不以促迫,盖知绘事之难,而念予道修之少暇也。廿七日,雪窗画成,托上游寄去。康熙甲申年岁正月,墨井道人并题。

由此可知吴历为陆廷灿父子作画的经过,也可窥见墨井道人在该幅画作上所费的心力。

清初之时,画坛巨子林立,“四王吴恽”、“四僧”各展神韵,能同时得到王翬和吴历为陶圃所作的山水画幅,陆廷灿可谓颇为幸运。但《槎溪艺菊图》和《陶圃松菊图》两画较之,陆廷灿似乎更爱后者。陆氏在《南村随笔》中曾写道“(吴历)尝为余画山水大幅,累月而就,题曰陶圃松菊”,“笔墨奇逸,实出耕烟散人之上”。耕烟散人即为被张云

章所称“工绘事,于今为天下第一”的王翬。虽有偏好,但毋庸置疑,两画都为陆廷灿所珍视,《艺菊志》的完成也可佐证陆廷灿对《槎溪艺菊图》的喜爱。其实,除王翬和吴历之外,“四王吴恽”中的王原祁也曾参与了这场陶圃艺菊盛会,只不过未曾闻以画相贺,倒是为陶圃题诗两首:

其一

通隐风流鬓尚青,  
绕篱花发酒初醒。  
餐英自得长生诀,  
不读离骚一卷经。

其二

闻向南山揖翠岚,  
况当秋满径三三。  
几郎频进胡公水,  
傲杀渊明有五男。

岁月云烟,倏一回望,陆廷灿槎溪艺菊已有三百余年了。如今,菊花与这一方土地结缘依旧。每年秋深气爽之时,嘉定城区和南翔各色菊展缤纷各异,槎溪之菊、嚆城之菊依旧盛冠江南。那一年年跨越日月长河的秋菊之约,似乎是对数百年前槎溪之上陶圃花盛的绚丽辉映。虽真实的“陶圃”早已坠落历史的烟尘,但众多文坛、画坛巨子歌咏、运墨而成的文学“陶圃”和艺术“陶圃”,却穿越了历史的霾雾,闪耀如新。



秋声

花青